

纵 深

日本人都没听说过 导购员嘴里却成了日本销量第一 屈臣氏“花印”化妆品热卖真相调查

■见习记者 陈梦吉

上个月,杭州的李小姐在屈臣氏购物时,屈臣氏导购向她推荐了“花印”面膜,并称这款面膜在日本国内销量第一。李小姐心动了,花300多元购买了日本COSMOBEAUTY株式会社生产的“花印”补水面膜以及药用美白乳液。然而,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她发觉效果很一般,便对“花印”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求证……

日本网友没听过这款热销货

李小姐告诉记者,她在自己常逛的日本的護膚品論壇上發布了“花印”產品的照片。令她意外的是,回復的日本網友竟然全部表示沒有聽說過這個牌子。

網友Yukiya還針對照片裏的信息進行了詳細分析。

“第一,大部分日本化妝品在標注產地時都會用英文‘Made In Japan’,而不是‘日本制’這樣的漢字表述;第二,從來沒聽說過‘花印’這個品牌,也沒有一家叫‘COSMOBEAUTY’的化妝品公司;第三,在日本,‘蛋白質’是用日文片假名寫的,寫法是‘タンパク’,或者‘たんぱく’,‘蛋白’在書寫中已經不使用了。”

Yukiya得出結論,“花印”并非日本產的。她的回答讓李小姐大吃一驚。較真的她又在日本雅虎搜索“蛋白”一詞,結果的確如網友所說,“蛋白”在日文中早已不使用了。

“屈臣氏也是一家大公司,為何會欺騙消費者呢?”李小姐打電話向本報投訴時稱,自己很受傷。

店员不肯透露产品信息

帶着李小姐的疑問,記者走訪了杭州3家屈臣氏門店。

在湖濱路的一家屈臣氏,導購小姐告訴記者,“花印”品牌于去年8月在中國國內600多家屈臣氏上架,在上海和溫州受到顧

客歡迎,今年4月登陸杭州屈臣氏。“這個牌子賣得非常好,好的時候,面膜一天可以賣十幾瓶。”

記者了解到,盡管價格不菲,但憑借日系護膚品在顧客中的良好口碑,“花印”很快成為屈臣氏各門店的熱賣產品。杭州3家門店的屈臣氏導購和促銷員大多以“在日本國內銷量很好”、“屬於中高端產品”等說法作為“花印”的最大賣點。

然而記者注意到,無論是李小姐購買的“花印”產品包裝上,還是其官方網站上,都找不到生產廠商的聯繫方式。記者隨後又撥打了產品包裝和官網上的美容熱線800-810-7088,結果是空號。

在“花印”所謂的生產商“COSMOBEAUTY株式會社”的網站上,記者發現公司產品介紹中根本沒有提及“花印”。而在網上搜集“花印”的資料時,記者發現,有不少網友和李小姐一樣,對“花印”心存懷疑。

當記者詢問產品是否真的是日本生產、在日本的銷量如何時,屈臣氏湖濱路店的一位店員表示,屈臣氏祇保證寄售商品沒有質量問題,產品的其它信息與屈臣氏無關;而“花印”在屈臣氏的銷量和排名則屬於商業機密,不方便透露。

药妆身分亦成谜

根據屈臣氏導購的說法,李小姐購買的美白乳液屬於藥妝。產品的外包裝盒底部有兩行中文字,寫着“產品是經過日本厚生省鑒



屈臣氏店門口中“日本销量第一”的“花印”系列化妆品

定的醫藥部外品”。而所謂的“醫藥部外品”,即是國內通稱的“藥妝”。藥妝產品的售價通常要高一些。

在產品的中文標籤上,這款美白乳液的成分主要包括動物胎盤素、尿囊素、PCA鈉鹽等。而在外包裝盒上大肆強調的超級保濕成分,就是被國內消費者譽為平價護膚品的甘油。所有這些成分,在一些基礎護膚品中都很常見。李小姐質疑:這能算藥妝嗎?

“花印”官網上出示的醫藥部外品制造銷售許可證上寫道:“根據《藥劑法》第12條第1項的規定被許可為醫藥部外品制造銷售業者,特此證明。”記者查詢了專門負責審批藥妝的日本厚生省的網站發現,根據厚生省的規定,醫藥部外品的制造必須依據日本《藥事法》第14條的有關規定。而“花印”官網上提到

的日本《藥劑法》,其適用對象是醫藥用品,和化妝品無關。

一家日系化妝品專營店的導購告訴記者,進口化妝品必須在外包裝盒上注明代理商及聯系方式。然而,“花印”產品的外包裝盒上祇標注了代理商是北京謙宏貿易公司,並沒有聯系方式。而屈臣氏導購說,“花印”產品目前由上海伊盈化妝品公司代理。也就是說,“花印”的實際代理商與標注並不一致。

記者通過網絡和114查號服務查到了這兩家公司的電話,但號碼不是錯的,就是無人接聽。

目前,記者已就“花印”的問題聯系了COSMOBEAUTY株式會社。

对于这款“日本国内销量第一”的化妆品的真实身份,本报将继续关注。

叶子变票子 政府想法子 《浙江省林權流轉和抵押辦法(草案)》開門聽證

林权流转有了合同规范

“如果早點出臺這個林權流轉的辦法就好了,我和鄰居就不會鬧得這麼不愉快!”50歲的慶元縣林農張大伯對記者說。

4年前,張大伯一家外出打工,家裏承包的幾畝林地沒人看管,雜草叢生,他看着有些心疼。第二年,他和鄰居商量後,決定把幾畝林地交給鄰居經營幾年,自己每年按120元/畝的標準收取租金。出于信任,兩人祇達成了口頭協議。

今年,張大伯回家務農,打算向鄰居收回林地。不料鄰居却不同意,稱當初說好他可以使用林地至少5年,現在樹苗長大了,林地却要收回,太不公平。而張大伯則堅稱自己沒有明確提出過5年期限。兩人都口說無憑,鬧得十分尷尬。

前幾天,張大伯仔細閱讀了正在徵集意見的《浙江省林權流轉和抵押辦法(草案)》。草案規定,林權流轉,雙方當事人應當簽訂書面合同。草案還詳細列舉了林權流轉合同的基本內容,如林地類型、坐落、面積,林種,樹種,林齡,蓄積量,株數等;流轉價款及支付方式;流轉期限及起止日期;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合同期滿時林木存量和處置等等。

“如果當初能把這些都寫在合同裏,現在怎麼可能會有糾紛呢?”張大伯說,據他所知,很多村民轉包、出租、互換林地時,要麼是口頭約定,要麼寫張簡單的條子,事後產生糾紛了雙方很難說清楚。

對此,參與草案制訂工作的省政府法

制辦立法一處處長張明決表示,草案之所以詳細規定了合同要素,就是針對林農私下進行林權流轉時存在的諸多不規範問題。此外,草案還規定,省林業主管部門應會同省工商行政主管部門,制訂林權流轉合同示範文本。

林权抵押盘活山林

草案對於林權抵押的規定,讓參與聽證會的林業企業代表很感興趣。

“目前,用林地作為抵押物向銀行貸款,這條路很難走。因為林地需要通過種植、養護、砍伐和銷售才能實現價值,很難像其他抵押物一樣直接套現。”

而企業代表看到,草案中的不少規定,對於促進林權抵押、盤活山林有積極意義。

草案規定,林權權利人可以依法將其擁有的林權入股、抵押或者作為出資、合作的條件。抵押期內,因森林火災、森林病蟲害等致使抵押物價值減少的,抵押人應當及時告知抵押權人;抵押人對抵押的林木申請采伐的,應當提供由抵押權人出具的意見。

合同屆滿,抵押人未清償債務的,抵押權人可以依法處置抵押物。抵押權人以采伐方式處置抵押的林木的,經申請,縣級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優先安排采伐指標。

“這些規定,有助於抵押物的變現,減少了銀行的風險,銀行也就樂意接受林權抵押。這樣一來,不論林企還是林農,都能更方便地將山林盤活,從而實現更好的經營和山林維護。”張明決解釋。

杜绝滥用职权低价卖林

近日,慶元縣五大堡鄉原黨委書記劉盛,因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被判了刑。根據慶元縣檢察院的指控,劉盛在擔任慶元縣五大堡鄉黨委書記、鄉長期間,濫用職權,違反國有林木流轉程序規定,草率地以鄉長辦公會議決的形式,以8萬元低價出讓1870畝國有林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72萬餘元。

“這個案子,我們都聽說了。這次的草案,對國有林木和集體林木的林權流轉有非常嚴格的規定,相信這樣的案子以後不會再輕易發生了。”一位參加聽證會的林農代表對記者說。

草案規定,國有林權轉讓,應當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林管理機構審批。國有林權流轉應當採用招標、拍賣等公開競爭方式進行。

對於集體所有林權,草案規定,除家庭承包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林地承包經營的,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林木所有權或者使用權轉讓、出租的,應當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

“這樣規定,是為了解國有、集體林權的流轉更加公開、透明、規範,也更尊重民意。此外,草案還規定,國有和未實行家庭承包的集體所有林權流轉前,應當進行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流轉的價格不得低於資產評估價格。”張明決說。



听证会现场